

## 试评析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sup>\*</sup>

李振广 吕耀东

[内容提要]日本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中一个十分活跃的角色。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这一角色充满了张力。作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日本一方面带头挑起地缘政治争端,为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营造氛围、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借机谋求通过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迈向“正常大国”这一政治目标。这会使日本成为美国“麻烦的盟国”,也有可能突破美国的控制,从同盟内部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构成挑战。

[关键词]美国 亚洲再平衡 日本角色 中国

[作者简介]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所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研究;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日本外交研究。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这在进入 21 世纪后表现得更加明显。美国和日本首当其冲受到中国崛起的冲击与影响。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霸主,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十分敏感。作为东亚地区拥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一直期望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领头羊,而“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sup>①</sup>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美国与日本很容易找到利益汇合点,战略需求高度契合。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发挥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的力量,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形成制衡,阻止亚太地缘政治的天平因中国的崛起而大幅度向中国倾斜,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是美国亚太地缘战略天平上一个决定地缘战略平衡走向的关键砝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的参与和协助,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将无法完成。日本则希望借助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的崛起,借机实现日本的所谓“正常国家”目标。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南联盟的战争、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等历次海外行动中的一个典型做法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由其盟国呼应和追随美国而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对美国而言主要是为了证明其采取该行动的合法性,盟友的作用形式大于实质。不同的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对盟友的期待则是既要通过与盟友的集体行动证明其战略的合法性,更要借此维系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日本 60 多年来一直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自美国“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更成为美在亚太诸多盟友中对“再平衡”战略配合最密切、参与最积极的一方,是美国这一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因而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首先,日本在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主动发挥作用,扮演与中国对抗的主角。长期以来,由于周边

<sup>\*</sup>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台湾问题的影响》(项目编号: IDHT20130319) 课题的研究成果。

<sup>①</sup> 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41 页。

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度警惕,加上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一直躲在美国后面,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或在美领导的对外军事行动中,日本一向仅限于对美提供道义支持或后勤保障、财政支持,很少走上前台。在此次“再平衡”战略中,美国不仅让日本走上第一线,还要日本扮演与中国对抗的主要角色,使原为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之争转化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美国的小伙伴和盟国——之间的领土、海洋权益之争。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以来,日本在亚太政治安全等问题上的表现具有很强的进攻性,这是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中并不多见的现象。

为扮演好这一角色,日本安倍政府通过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在亚太安保问题上把矛头指向中国,视中国为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并明确承担起美国赋予日本的对抗中国的战略任务,要“针对中国加强自卫队的防卫力”。<sup>①</sup>同时,日本通过在钓鱼岛争端、靖国神社、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争端等问题上示强,主动站到了与中国对抗的领头羊位置。在 2014 年 5 月 30 日出席新加坡第 13 次“HSS 亚洲安全保障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日本首相安倍针对中国发表演讲称“日本全力支持东盟各国为确保海洋安全、天空安全、航行自由、飞行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为确保亚洲与世界和平,日本决心发挥较以往更为积极的作用”。<sup>②</sup>这一系列言行表明,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安倍政府具有扮演抗衡中国之主要角色的强烈意愿,并为之做好了准备。

其次,日本在西太平洋次区域充当构建针对中国之“亚洲海洋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架构是以美为轮毂,以美日、美韩、美台、美菲、美澳、美泰等双边同盟或准同盟关系为轮辐。美国通过这些双边军事同盟或准同盟,建构起以美为中心和以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泰国等为支点的安全体系。由于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奥巴马政府试图保留旧有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同时允许各个支点相互合作、组建次区域同盟,以分担责任,应对中国崛起。对日本而言,这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同中国、韩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建

构针对中国之“亚洲海洋联盟”的千载良机。这个联盟以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菲律宾为基本成员,争取吸纳一些与中国有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以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安全支持为后盾,由日本走上前台负责游说、串联和组织协调,目的是对中国进行牵制。自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寸进尺,插手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的岛屿之争,向菲律宾提供政治和军备支持、出售军舰;与越南等国达成军事合作协议,企图在东南亚挖中国外交的墙角。日本试图把这些国家拉到自己一边,离间、分化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插手这些国家内部的反华活动,制造日本领导下的地区同盟与中国对抗的态势。

第三,巩固日本作为美国“再平衡”战略亚太地区主要前沿基地的地位,充当美国军事开支缺口的填补者。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最大困境是,在日本、韩国国内政治压力下,不得不选择逐渐脱离东亚,将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功能转移到关岛、夏威夷。这是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在同盟内部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美国在冲绳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军事训练事故、士兵刑事案件以及飞机噪音等,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迫于民众抗议和日本地方政府不支持、不配合的压力,美国不得不考虑转移现有冲绳等军事基地的部分功能,甚至将其部分军事人员从日本撤回关岛或夏威夷等美国领土。美国在亚洲主要盟国的军事存在从亚洲向美国本土收缩成为一种趋势。这不符合美国要“重返亚太”的战略需求,不利于美“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为了稳住美国在韩国、日本等亚洲盟国的军事存在,美国通过钓鱼岛争端的升级营造出亚太地缘政治环境变局,为美军及其设施继续驻留日本创造出难得一见的氛围和条件,暂时扭转了撤离日本的趋势。日本 2013 年 12 月通过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日本“作为接受驻军国,

① [日]正延知行,「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から見えるもの」,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100/175805.html。(上网时间:2014 年 6 月 27 日)

② [日]平成 26 年 5 月 30 日,第 13 回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グ)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基調講演,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530kichoko.html。(上网时间:2014 年 11 月 14 日)

通过各种志愿措施,协助驻日美军平稳、有效地稳定驻留”。<sup>①</sup>美军在冲绳部署“鱼鹰”飞机之事一直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而 2013 年 7 月下旬借着钓鱼岛问题越演愈烈,美军顺利向冲绳普天间基地追加部署了 12 架 MV-22 “鱼鹰”运输机。2013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格宣布了与日本的一项重大协议,美国将首次在日部署其先进的“全球鹰”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2014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为更好地支持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将维持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强化在大洋洲、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到 2020 年,美国海军 60% 的兵力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包括强化关键海军资源在日本的存在”。<sup>②</sup>

作为美国军费开支缺口的填补者,日本必须对美提供的军事保护进行反哺。这是美国“再平衡”战略赋予日本的角色。无论是对欧洲的北约盟国,还是对亚太的盟国日本、韩国,美一再希望它们更多地承担其相应的负担和责任。在美国军费缩减情况下,美军火制造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日本是最佳目标。由日本承担增加的军费开支以维持美亚太军力优势,是美在“再平衡”战略中分解给日的一项责任。2012 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把国防开支增加 0.8%。这是日本军费 11 年来首次增长。安倍晋三的这一举动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和赞赏。2013 年 12 月,日本政府通过五年防卫计划,拟从美国购买大批先进的军事装备。2014 年 8 月,日本防务省在 2015 财年预算中,申请将防卫预算同比增加 3.5%,达到 50545 亿日元,创下战后历史新高。<sup>③</sup>这表明安倍政府正在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要求,并借机加大军费投入、重振日本军备。

第四,充任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点。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其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第二或第三位。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整合以及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摆上地区经济整合的议事日程,以区域经济整合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已具雏形。如果日本能够融入这一新秩序,东亚地区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一个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世界经济中

心,一个是以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为中心的新世界经济中心,日本是这两大经济中心的有机参与者。中美日三国是当今世界位列前三的经济大国,日本与在这个经济大三角中另外任何一国建立起排他性的制度化经济联系,都足以大幅改变亚太地缘经济平衡。在中美竞相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日本是亚太经济天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砝码。亚太经济关系结构的平衡与再平衡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缔结 TPP 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除了 TPP 的经济好处外,一个成功的协议将更加牢固地把美国留在亚太地区并支撑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sup>④</sup>此外,TPP 以美国为主导,内含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志者联合”。<sup>⑤</sup>在美国通过 TPP 实施亚太经济“再平衡”战略过程中,日本仍被赋予关键角色。当前美国和日本在 TPP 谈判中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美国主导打造以美日为中心的亚太一体化经济圈无疑是对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反制或再平衡。美国“重返亚太”力度的加大特别是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激化,短期内使得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放缓,并通过 TPP 把日本拴在了亚太经济天平中的美国一端。

第五,充当中美之间的缓冲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中国崛起。在这一战略中,美国既有与中国构建新型关系的期待,也有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牵制的规划。但是,美国如果直接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冲突,则是不明智的。而由美国提供战略和政治支持,鼓励日本等亚太盟

① [日]「平成 26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第 9 页,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index.html>. (上网时间:2014 年 7 月 17 日)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4/0314\\_sdr/qdr.aspx](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4/0314_sdr/qdr.aspx). (上网时间:2014 年 5 月 17 日)

③ [日]「防衛省の予算要求 5 兆 545 億円 過去最大 3 年連続増」,『朝日新聞』,2014 年 8 月 29 日。

④ Matthew P., “Goodman, Economic and the Rebalance”,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CSIS), Volume II, Issue 12, December 2013.

⑤ [日]泷田洋一,『美国盟国的忧郁』,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7674-20140115.html>. (上网时间:2014 年 5 月 21 日)

友利用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而从地缘战略角度对中国进行牵制,则既能达到对中国进行牵制的目的,又能在中美之间创造出较大的缓冲空间,避免美国与中国之间出现直接的地缘政治对抗。这是美在“再平衡”战略中使用巧实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日本在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对中国进行挑衅,也得到了美国的政治支持,但总体而言美国并不鼓励日本单方面把危机升级。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就是“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放心,这种承诺鼓励(支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应对对他们利益的挑战,但不允许单方面使危机升级。”<sup>①</sup>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日本利用美国的支持和安全承诺把美拉下水而陷入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前沿。于是,美国鼓励和利用日本等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的争端,将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牵制转化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美国则变成了这些争端问题的裁判者——日本等国希望获得美的支持和保证,中国则希望美对这些争端“分清是非”、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一架构有助于美站在日本等国的背后,降低了美与中国直接对抗和冲突的几率。

## 二

韩国、日本、菲律宾等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国,也都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支点之一,但是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却尤为突出和关键。日本在军事上、政治上有扮演这一角色的强烈愿望,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执行这一战略。

第一,日本企图利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追求日本的地区霸权梦。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追求其所谓的大国地位,然而,“长达 20 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打破了日本成为亚洲主导型大国的希望,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又使日本失去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sup>②</sup>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和日本从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出发,产生了相似的心理失衡:均把中国崛起看成对其当前霸权地位或未来霸权梦的一种威胁。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处理与正在崛起中国的关系是日本和美国均要优先考虑的事项”。<sup>③</sup>美国企图以日制华,打乱中国崛起的进程,对中国的崛起进行牵制,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

权地位。日本虽然只是美国的安全小伙伴,但有自己的地区霸权梦,“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客观上就是安倍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障碍”。<sup>④</sup>日本则欲借美抑中,借美国“再平衡”战略之势压制中国崛起,为日本充当亚太次区域政治经济霸主争取时间和空间,甚至为未来美国力量衰退的“后美国时代”做准备。因此,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日本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有相近的战略需求,“中国威胁论”是日美两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共同出发点,防范中国崛起成为其对华战略的“一致目标”。<sup>⑤</sup>在实践中,美国和日本分工合作,美为主导、为后盾,日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在东亚的积极实践者、地缘政治麻烦与冲突的制造者,日美相互配合,共同牵制中国。正是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出发,日美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呈现出战略利益的一致性。

第二,企图借机摆脱战后种种政治束缚,“借船出海”。在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安倍等人看来,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仍是日本实现“正常国家”构想的最佳战略选择。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施加了诸多限制。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小伙伴,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美日同盟中,美国占主导地位,日本处于从属地位,双方之间是保护与被保护的主从关系,甚至连日本的安全保障也都要依赖于美国驻军。根据 2012 年美国国会研究报告的一项数据,美国约有 3.8 万名军人、4.3 万名军人家属、5000 名国防部文职雇员驻扎和生活在日本。<sup>⑥</sup>美日同盟的这种结构导致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对外权利方面受到美国为日本制

① David J. Berteau and Michael J. Green, “U. S.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Readiness”, CSIS, August 1, 2012.

② Michael Auslin, “Japan Steps up as Regional Counterwe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5, 2014.

③ Emma Chanlett - Avery, “Japan - U. S. Relations: Issue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436, August 2, 2013, p. 4.

④ 时永明“中日关系与钓鱼岛问题的出路”,《和平与发展》,2014 年第 2 期,第 63 页。

⑤ 刘清才、高科等著《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68 页。

⑥ Emma Chanlett - Avery, Ian E. Rinehart, “The U. S. Military Presence in Okinawa and the Futenma Base Controvers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42645, August 3, 2012.

定的和平宪法之限制,而且在政治方面必须听从美国的要求。当今,日本自认为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美国如今由于实力相对衰落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从中看到了自己摆脱战后种种束缚、重新走上地缘政治前台的一次绝佳机会。这是日本积极支持并参与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为了配合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日本内阁于 2014 年 7 月顺势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作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日本还正式宣布废除实施了半个世纪的、原则上禁止向海外提供武器和相关技术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出了允许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都是日本以配合美国“再平衡”战略为理由而实现的重大政治突破。由此,日本开始一步步摆脱战后以来的政治束缚、迈向所谓的“正常大国”。同时,由于财政困难,美国让日本在亚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分担越来越多的任务,也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希望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使“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救灾训练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使日本自卫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切实增强”。<sup>①</sup>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日本“借船出海”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

第三,借机提升日本在亚太地缘政治新格局中的地位。战后 60 多年,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日本不得不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日本是经济大国,但不是政治大国。美国霸权力量相对下降,为日本打着遏制中国、执行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旗号以寻求新的地缘政治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2012 年 12 月 27 日,日本首相安倍公开发文称,针对中国崛起,要将日本、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连接成菱形关系网,构建一个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保护广大海洋权益的“安全保障钻石包围圈”。<sup>②</sup>日本在加强与澳大利亚军事合作的同时,极力加强与印度的防卫交流与合作。2014 年 8 月底,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谈。“这次日印会谈朝着实现构想目标迈出了重大一步。”<sup>③</sup>此外,日本利用南海问题,通过向菲律宾、越南赠送日本制造的舰船等装备,鼓励其与中国对抗。在舆论上,日本首

相安倍曾在 2014 年 5 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等一系列国际场合,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破坏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其目的就是要“在整个地区孤立中国”。<sup>④</sup>通过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合纵策略,日本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十分活跃的地缘政治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的亚太盟友内部,日本俨然成为一个重要节点乃至第二个权力中心,日本的地缘政治地位获得大幅提升。

### 三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角色是被动的、不活跃的。当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赋予日本以重要角色,以图让日本为应对中国崛起、稳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发挥关键作用。这为日本重新成为亚太地缘政治中的活跃角色带来了机会,也加速了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的右倾化,进而对亚太安全与稳定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充满张力,既有完成美国战略意图的作用,也会因日本自己特殊的利益和需要而对美国的战略利益造成结构性的冲击。

其一,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日本的角色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对地区安全的破坏性,严重冲击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及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战略平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战略目标,日本角色的张力也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牵制上。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鼓舞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打破中日两国数十年来的政治默契,采取进攻性政策,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给中日关系和东海局势带来破坏性影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攻性姿态,同时鼓励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国的周边安

<sup>①</sup> Takashi Oshima, “Facing Fiscal Constraints, U. S. Military Eyes Greater Input from SDF”,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409030029](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409030029). (上网时间:2014 年 9 月 6 日)

<sup>②</sup>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上网时间:2014 年 9 月 6 日)

<sup>③</sup> 山本雄史「安倍首相の「安保ダイヤモンド構想」,対中抑止へ完成間近」、《産経新聞》、2014 年 9 月 2 日。

<sup>④</sup> Michael Auslin, “Japan Steps up as Regional Counterwe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5, 2014.

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干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并使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陷入紧张状态。另外,自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本以配合美国“再平衡”战略为借口,出现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重大政策转向,使得日本地缘政治角色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 2014 年 10 月初公布的修订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美日两国决定,未来美日双边防务合作将强调美日同盟的全球性。<sup>①</sup>由此,日本在这一同盟中的作用将不再仅限于日本自身及所谓日本周边的安全,而将随同美国把军事触角伸向亚太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全球。随着上述中期报告规定的目标付诸实施,日本将大力开展军事建设,壮大军事实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地缘政治角色在军事上正式从自卫和自保的地区性、防守型转向全球性和进攻型。

日本地缘政治角色的这种转变对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与战略平衡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它一方面引起周边国家对战后亚太政治秩序稳定的担忧,特别是二战时期曾经遭受日本入侵的中、韩等国更加担心日本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挑战已经运行 60 多年的战后亚太秩序;另一方面刺激部分亚太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阵营意识和敌对意识,进而恶化亚太部分国家间关系,妨碍冷战结束以来不断前行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今,世人耳熟能详的中日关系恶化、日韩关系紧张,菲律宾等国追随美国、日本挑战中国利益,等等,都与日本地缘政治角色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其二,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倚重日本,促使日本利用美国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持和配合,日本也要求美国在日本的关键利益问题上支持日本。例如,钓鱼岛事件的升级和发展使得日本迫切需要得到美国肯定性的支持。因为“日本最担心的是,如果钓鱼岛受到威胁美国是否与日本并肩战斗”。<sup>②</sup>在日本的要求下,2014 年 4 月 24 日,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发表的美日共同声明中就钓鱼岛问题宣称:“美国在日本配备了最新锐的军事部署,并为履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的承诺提供一切所需。这些承诺适用于包括尖阁诸岛(即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在内的日本施政下的所有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反对针对尖阁诸岛任何损害日本施政的单方行动。”<sup>③</sup>通过美国这一承诺,日本正式把美与钓鱼岛问题紧紧地绑在一起,使美陷入不得不为日本的不负责任行为背书的被动地位。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单方面行动。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潮日益抬头。“日本民族主义引发的相关问题变得越来越糟,有可能导致美日同盟关系的弱化,增加地区军事冲突的风险。”<sup>④</sup>一旦日本的政治冒险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升级或局势失控,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友将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日本偏狭的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地区争端中,要为本国火中取栗。此外,日本以加强美日同盟为借口,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集体自卫权的适用范围,通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加强日本军工企业等<sup>⑤</sup>,是日本追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进程中取得的重大进展。显而易见,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

其三,美日之间主从关系结构被打破的可能性在增加。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确立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限制日本军备发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就是所谓的美日同盟“瓶盖论”,即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关系,派军队驻扎日本,对日本的“脱美”倾向进行约束,将日本的自主、独立外交以及在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限制在美允许的范围内,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进而再度对美国以及对亚太和平构成威胁。而今,美国相对衰落、在亚太

(转第 37 页)

① *The Interim Report on the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1003\\_INTERIM\\_REPORT.pdf](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1003_INTERIM_REPORT.pdf). (上网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② James E. Auer, “Japan’s Defense Policy: Closer to Proactive Reality”, *Japan Chair Platform*, CSIS, August 12, 2014.

③ [日]『日米共同声明:アジア太平洋及びこれを越えた地域の未来を形作る日本と米国』, [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6.html](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6.html). (上网时间:2014 年 6 月 11 日)

④ Thomas U. Berger, *Abe’s Perilous Patriotism - Why Japan’s New Nationalism Still Creates Problems for the Region and the U. S. - Japanese Alliance*, A Japan Chair Platform Special Edition, CSIS, October 2014, p. 12.

⑤ Taisuke Hirose, “Japan’s New Arms Export Principles: Strengthening U. S. - Japan Relations”, *Japan Chair Platform*, CSIS, October 14, 2014.

灵活“卡位”的能力获得各方认可,扮演了重要的协调者角色。美国“重返”后,强势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进入“东盟+X”架构,希望削弱亚洲经贸体系并重塑美国霸权,使得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开始松动。二是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导致整体格局生变带来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美、俄、日、印、澳等全球和地区大国的“地缘距离”被拉近,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博弈空间愈发显得狭窄。而东南亚地处大国交锋前线,夹在各大国之间谨慎寻求平衡,但有被各大国拉扯松散之虞。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作为东南亚传统市场目的地和资金、技术来源,复苏乏力,对东盟经济拉动作用相对下降,而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合作增长迅速,中国长期占据东盟外贸关系首位,原有平衡被打破,东盟面临进一步加强协调寻求新的平衡格局的历史任务。

在当今世界和亚太地区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东盟对推进经济共同体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共识空前加强,这一势头已经不可逆转。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从 5 国规模扩充至 10 国阵容,从构建各个

“东盟+1”机制拓展到“东盟+3”、“东盟+6”、直至“东盟+8”(现东亚峰会),强化“中心地位”的内部共识也逐步增强。特别是,在外部支撑弱化的背景下,东盟更加认识到,要巩固“中心地位”须加强自身能力,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因此凸显。此外,东盟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并称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原本均计划于 2015 年建成,但前二者推进难度大、建设效果不彰,已鲜被提及,经济共同体如期建成的示范和象征意义就更加显著。

从更长的时间段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既定目标相对水准较低,但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后 2015 东盟共同体将吸引更多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东盟经济共同体于 2015 年达到既定目标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成员国进一步推进全面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达成共识性合作框架和基础平台。2015 年将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东盟国家一体化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黄昭宇)

(接第 15 页)力不从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举措与美国的要求有一定关系,也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约束开始放松。与此同时,日本安倍政府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追求“正常国家”等,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鼓噪有密切联系,是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日本对二战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必然也是摆脱美国控制的过程”。<sup>①</sup>从美国“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的美日关系结构变化也可以看出,日美关系过去实质上是美国单方面控制和保护日本,而今由于美国逐渐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和约束且又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撑、支持,美国对日本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倚重则在逐渐加大。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日本地位的提升成为当今美日关系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美日关系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积极应对中国崛起的促动下,日本的地缘政治角色日益活跃,日本作为地区政治军事大

国的基础逐渐加强。在日本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支撑下的日本“正常国家”战略,终将要求摆脱美国战后以来对日本施加的各种政治军事束缚,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

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的角色的确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了巨大的干扰作用。同时,日本借机追求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加速了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使“安倍政府从心理上彻底背离了日本在战后奉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sup>②</sup>从长远看,这会使日本成为美国“麻烦的盟国”,或将最终在美日同盟内部对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

(责任编辑:黄昭宇)

<sup>①</sup> 袁鹏,“保持中美日动态平衡仍是美战略首选”,《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1 期,第 22 页。

<sup>②</sup> Stephen Harner, “What Abe’s ‘Proactive Contributor To Peace’ Doctrine Means for China, Asia and Japan”, *Forbes*, August 25, 2014.